

父亲的渔网

汪珍玺

在老家的橱柜里，静静地放着一副渔网。那是父亲用过的渔网。

今年春节，我回了趟老家。随着 嘎吱 一声，我用力拉开了橱柜门。橱柜是母亲的嫁妆，好多年没打开过了。柜里有点昏暗，在第二层隔板，我见到了那副久违的渔网。

由于放置时间太长，渔网颜色已变成近乎黑色。我用手提了提渔网，感觉有点僵硬，而且很沉。我默默凝望着眼前的渔网，思绪又回到了那段美好而难忘的童年时光。

七十年代初，父亲刚病愈不久，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常常饥一顿饱一餐，营养也跟不上。外公那时当大队支书，他有个特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打鱼。外公常背着渔网到门前的小河里打鱼，每次都满载而归。

父亲也想通过打鱼来改善家里的生活。想打鱼先得有渔网。那时买一副渔网要二三十块，那可不是小数目。好在母亲心疼父亲，回娘家跟外公说了。外公二话没说，将渔网送给了父亲。

有了渔网，父亲非常高兴。接下来就是学撒网了。母亲称得上半个师傅，因为小时候她常随外公去打鱼，耳熏目染，多少懂得一些撒网的方法。

父亲学撒网的场地就在屋门前礅场里。母亲左手将渔网顶端提起，右手从左手下面握住渔网往下顺，顺一截后就转弯个小圈在左手拿着，这样弯几圈后，留下渔网尾部，右手再拿出一小撮网往左手倒拐处一挂，收回再握住网脚，摆出撒网的姿势，然后用力一撒，渔网腾空而起，呈现出一个圆圈落在地下。

父亲看得仔细，照着母亲的样子学撒网。一次两次是不行的，渔网老是撒不开。母亲在旁边耐心地教着，父亲一遍遍地练习。几天后，父亲的渔网终于撒得像模像样了。

那是父亲第一次出门打鱼。父亲背着渔网走在前面，我捧着鱼篓跟在后面。

小河叫零溪河，是从赵家堰水库发源而来的。站在河滩上，父亲上下望了望，朝下游樟树潭走去。这里潭水绿茵茵的，有点深。

父亲要我莫做声，怕赶走了鱼儿。父亲将渔网端在手上，身体微微下蹲，轻手轻脚走到河边，然后使劲将渔网撒了出去。一声水响之后，河面溅起细碎的浪花。父亲挽起手中的引线，渔网渐渐浮出水面。父亲将渔网拉到身前，右手伸进水中抄起渔网，转身提到岸边。

父亲清理着网上的水草和杂物，清完一条鱼也没发现。我不由失望地叹了口气。

父亲不灰心，向上游走了几步，撒下了第二网。渔网收上岸，父亲一点一点扯开渔网，竟有两条活蹦乱跳的刁子鱼。父亲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我更是兴奋不已，上前将鱼摘下来装进鱼篓。

两条小鱼给父亲增添了不少信心，带着我继续向上游走去。父亲走一截撒一网，一直打到三里路开外的电坝。只是那天，我们收获并不多。

第二天，天气依然很好，父亲带着我又去打鱼。这次我们到了朱家坪的一段河道。父亲在水急处将渔网撒了出去，渔网在空中开出一朵圆满的花，然后落入水中。

父亲将渔网捞出水面，渔网上竟卡着数不清的鱼儿。父亲将渔网拎在胸前，快步走上河滩。父亲打开渔网，将鱼儿一个个摘下，扔在沙滩上。真多啊，有白扎口、红翅膀、刁子鱼 鱼儿跳个不停，害得我满地胡抓。这一网收获了几十条，足足捡了半个鱼篓。父亲得出一个经验：上水的鱼儿多！

打这以后，只要天气好，父亲都要出去打鱼。时间长了，父亲熟悉了鱼儿的习性，知道哪儿鱼多，哪儿鱼少，每次都不会打空转身。

汪家坪这段河道是父亲最常去的地方。河道直而开阔，有百来米长，河对面是堤坝，边上长满灌木，灌木枝蔓延伸到水面。父亲每次在这里都会多撒几网。有一次，父亲一网下去，捞起来一条七八斤重的大鱼，把父亲和我高兴得不得了。我问父亲，小河里咋有这么大的鱼？父亲说河上游是赵家堰水库，这鱼一定是水库放水时跑出来的。

父亲特别爱惜渔网。渔网是用细麻绳织的，韧性差，易腐烂，打鱼时渔网常会划破。所以隔不了多久，父亲要补一次渔网。为了增加渔网坚韧度，中途父亲还要浆一次网。

浆网是个细活，首先要准备一篮子鸡蛋。浆网那天，把鸡蛋打一点点小孔，让蛋清慢慢流出来，接在脸盆里，再把蛋黄装在另一个脸盆里。然后将渔网放在装蛋清的脸盆里揉拌、浸泡，让蛋清充分浸入细麻绳里，最后将渔网晾到竹竿上阴干。这样处理过的渔网结实、耐用。

因为父亲经常撒网打鱼，心灵手巧的母亲便给我们做了一顿顿鱼肉大餐，家里的生活得到了明显改善，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后来，我随小叔到外地上学去了，就再没陪父亲打过鱼。

去年，父亲匆匆走了。每当夜深人静，父亲和我打鱼的幸福时光就会浮现在眼前，还有他平时对我说的暖心的话语就会久久萦绕在耳畔。泪目中，我知道，那是我对父亲无尽的思念

防控员的荣耀

谷俊德（白族）

为什么第一次当防控员，我会表现得如此糟糕？我常常发问。

那天，我坐在摊位前，低头看手机。你要打枪。一位督导员跑过来，大声说，你看看，需测试者从你身旁匆匆溜走，再不防控，你就停岗。她把枪郑重地交给我。

我尴尬地站起来说，我 我放哑炮了，这体温枪 打不出读数。我涨红了脸，不停地解释。没想到我第一次当体温枪枪手，就挨一顿严厉的批评，还是一个女督导员，带着命令的口吻。

我当体温枪枪手，纯属偶然。那天上午，我捂着口罩在单位办公楼消毒，上面部门来电，我被抽到社区当防控员，主要对社区管控地测体温、登记、盘查。下午，经过半小时的简单培训，我到社区报到。给我发体温枪的是一位社区女干部。她看着我带的红袖章，郑重地说，这场阻击战，你要打好，必须打赢。一句话，你要对得起这把体温枪。我接过体温枪，仔细详端，崭新的。我信誓旦旦地说，请放心，我会成为合格的枪手。没想到，我走上新岗位，测试第一枪，就失了准，当我用体温枪在第一个测量者的额头晃动，却读不出温度。特别尴尬。慌乱中完成了一次糟糕的测试。

我将体温枪藏在桌上，试图逃避对进出人群进行体温测试。督导员很快发现了我的 企图 ：你要用枪，不然就停岗！她一训斥，我更紧张，我对自己曾经夸下的海口感到羞愧，其实，我离一名合格枪手的路还很遥远。但督导员的谆谆教导，是一副强心剂，我重拾信心。

每天在繁忙的测体温流水作业中，我不断总结经验，慢慢地成熟。打枪防控，快、准、狠。快，就是动作迅速，人群量大的时候，体温枪测试速度要快捷；准，就是精准，面对需测试者，体温枪一举起就必得出准确体温数据；狠，就是心要诚，对任何人都要铁面无私，熟人、亲戚、朋友，对哪一个进出小区的人都不能网开一面不测试。

我当体温枪枪手，敢较真。遇到一个菜农，不配合，硬生生闯关。被我拦住。接连三次测试，体温偏高。我说，你马上登记。他朝我大声吼叫，急促地

说，我没事，是你的体温枪有毛病。街对面的一个同事跑过来支援，我们立即向社区做了报告。社区将他送到医院复查。夜晚。我收到信息，是菜农发的：党员志愿者同志，你的体温枪真准，我服了。后来查明，我确实因普通感冒体温有升高。菜农感冒痊愈后，还专程到我的摊位，捐一个热糍粑犒劳我。

我当体温枪枪手，敢出手。每天和疫病抗争，与群众面对面，深感群众对我们的理解和支持。每天我站在社区门口，带着红袖章，手持体温枪，检测进出人员，大家都很配合。 给我来一枪，看我有问题不？常有群众调侃并主动来测体温。这是一名体温枪枪手的荣耀。一个卖肉屠夫，我给他测体温后，他抢过去对准我的手心，也发了一枪： 我给你也通（放）一枪，这叫有来有往！ 说罢哈哈大笑。我也被屠夫的幽默举动逗乐了，连说，对，对，来而不往非礼也！

群众对防控员真心接纳。防控员也已完全和群众打成一片。

屠夫笑着说，有一首歌，叫《鸳鸯茶》，鸳鸯茶，鸳鸯皮，我爱你，我爱你。我说，这是电影《虎口脱险》中的主题歌，是接头暗号，也是危急时刻人人友爱互助的连接号。他友好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对，对，这次瘟疫猖獗，有你们这些优秀的体温枪枪手，瘟疫无处遁形，我们都会虎口脱险。

我当体温枪枪手，行使命。对于赞美，我从没有沾沾自喜。记得我到社区报到前，同事说，你是一名记者，是笔杆子当写手，今天你要走上新的战场抗击病毒，拿体温枪当武器。你是党员，关键时刻冲上前，既要打得赢，还要打得响，两手都要硬！我表态说，放心，接过神圣的体温枪，我就是神枪手。我从小就有军人梦，这次终于有了机会，扛着体温枪，上了新战场。

那天中午，一名女学生站在我面前，等着我测体温。她刚从医院回来，给生病的母亲送药。她家就住在我管控的社区里。由于测试次数频繁，体温枪出了点毛病。我说，你到对面检测去，我细细检查一下体温枪。她为难地说，那不行，我急着送药，我母亲患病正等着治疗呢！我迅速检查体温枪，原来是

电池耗尽了。带我重装体温枪，快速为女学生检测了体温，她万分感激，对我深深鞠了一躬。这一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光荣使命，当一位合格的枪手，奔赴防控岗位有多么重要，我为自己能受到群众信任感到自豪。

没有花鲜，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每天，我站在社区的路口，持体温枪执勤。

没有报酬，不图名利，我是一个极普通的志愿者。每天，我与群众心贴心，并肩抗疫。

我上班的社区，每天实行二十四小时管控，六名体温枪枪手轮换上岗，体温枪的使用频率高，维护好体温枪，成为每一名防控员的必修课。我使用的这把体温枪已更换电池好几次。我深知道，在每一个战役的日子里，在小区持体温枪把关，责任重大。持体温枪在手，生命之树长青；持体温枪在手，使命之树长青。谁不握紧这把体温枪，当逃兵，会永远钉上耻辱柱。

我当体温枪枪手，更崇拜英雄。我很佩服我的一个同事，她每天与我战斗在同一个岗位上。就是她，让我们手中体温枪火力全开，彰显神威。她精通维修，可专业修理体温枪。每周，她都为防控队义务检测体温枪。那天，她走访我所在的防控小区，告诫我说，一个真正的体温枪枪手，应时刻高度警惕，不放过任何需测试者。她的教导，令我更加谨慎。

我当体温枪枪手，悟出一个哲理。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小小体温枪，保卫着无数人民群众的生命。对这把体温枪，我们应该珍爱又敬畏。这把枪，是使命之枪，在阻击战打响后，它的筑牢了疫情防控的第一道防线；这把枪，是责任之枪，在每一个普通的岗位上，它发挥着无穷的力量，组成了联防联控的钢铁长城；这把枪，更是信任之枪，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构筑起了疫情防控的人民防线。

我为自己成长成为一名合格的体温枪枪手自豪。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就是一颗上了膛的子弹，祖国需要我打向哪里，我就打到哪里。这就是一名防控员的荣耀。

张家界之恋(组诗)

罗舜

张家界之恋
张家界的山站着
在亘古的时间里，站成痴情郎
水也温柔
像多年前的我，流淌着，满世间寻找

像多年后的我
走累了 ,坐拥着江山 ,在金鞭溪的流水里 ,看你

袁家界的雾
什么时候，一场大雾为我所用
我看不见深渊
和深渊里高耸的山峰
填充黑夜的，又被黑夜填充
爱过的，又被爱所爱
一个行走在迷雾中的人，像鬼
她看我也像
我故意咳嗽了一声，在迷魂台
她往百龙电梯的方向
我往天下第一桥
两个人彼此都小心翼翼，擦肩而过
那时夜色笼罩四野，那过后的茫茫人生
谁都没有为彼此的生死回一次头

天子山镇
大雾住在山上
没有人家住时，有些大雾也赶往山下
住在天子山镇上
60块钱一晚
大雾和我隔着有木格子的玻璃窗
她始终没有进来

像个流浪之人
没等我起床，她把泪留在玻璃窗上
清晨
有伐竹而回的老人，长长的竹竿一头
伸到山腰
那几片红得要命的枫叶上了

拥有一条森林的路
走一条鲜有人走的小路
经马公亭，大麻湾
到腰站
遇见红枫时，要停
遇见银杏，也要停
我喜欢经过有人的村庄
看见写有XXX客栈的小屋
不住
就喜欢停在路边，有时会过来一辆外地的车
泊下来，看红叶
也向我问路

命名学
给黄石寨的石峰命名时
我突然想到了
命

一些石头的命

假如一个人没有名字
我在人群中该怎样喊你
我喊，唉

你会不会回头

回音壁
声音
是一个名字里有 雪 的人
全国各地那么多诗人，在回音壁前
我只管喊康雪的名字

她听见了，也不回我
像这些年落在我身体最深处的雪

大地最陡峭。一场雪
是另一场雪的回音

黄石寨，或一个寨子
我的理想，是抢一个山里的姑娘
像他们一样
我做寨主
白云做压寨夫人

青松在石崖上，百年了
也未下山

她没有像我
长有一双迎风流泪的眼

芭茅溪的雨
去芭茅溪没有看到芭茅
一群女人先于我
抵达流水
河岸明晰，卵石成堆
一个人在河边站久了，会感到妻妾成群
雨
我的儿女，兵一样的澧水，随贺龙
去了远方

濯屋晒皮
脱去衣物铠甲，融进一条河里
有人尚不知晓，他之后的国度
一条河温顺的一生
柔，反倒好了
他偏要性子烈，一条龙反抗一条龙
一条龙凌迟一条龙
六月六那天，土家族人晒被子，衣物
这是覃王的皮
每天钻进钻出，脱下穿上
这温柔的皮，到冬天
尚有我难以依附的切肤之痛